

省軒曰。少林冷坐。宛然如睹。

、菅公畫像贊

嗚呼菅公。天實生德。起自翰林。陞補袞職。感激恩遇。奮不顧身。獻可替否。朝綱方振。醜彼鬼蜮。投間乘隙。命也如何。卒遭困厄。生死護國。神靈益隆。廟食千載。嗚呼菅公。

學海曰。典實得體。

、○二川橋本先生墓碣銘

先生本姓西村氏。諱清字如雪。二川其號。初稱主一。後改琢助。又賴藏。世仕佐賀藩。巨室諫早氏。父諱某。號明川。以文學著。母田川氏。先生其第二子也。明川游昌平。鬻為舍長。為同僚忌才者所刺。時先生甫四歲。視母氏慟哭。奮然出佩刀磨之。母問之。曰欲刃仇也。兒雖童孩。誓欲報復。聞仇人刑死乃止。及長。養於舅家田川氏。家業賈。先生自執牙籌。會計皆當。後出嗣橋本氏。家素貧。日負耒耜。盡力耕耨。一日慨然自奮曰。吾家非農也。豈可以貧困遺為士之業乎。乃付田圃於親戚。獨取米十一石。肆力斯文。旁學武技。既

鹿門云。行兇者。會藩發狂生。鳳州云。幼穉有此氣概。何為不成。

又云。一語凜然。可以卜他日成業。

鹿門云。祿是諫
早氏所與。非可
自取者。恐是田
圃所收之米也。

而擢爲侍講。入草場佩川門。進爲都講。學成而歸。爲
好古館教諭。兼拳法師範。前後增秩。至十二石六斗。
明治初。諫早氏納地本藩。改好古館爲鄉校。舉先生
掌教。未幾。以病辭職。下帷授徒。會舊主子千吉君。欲
游學歐洲。主不許。先生赴佐賀。百方開說。主幡然曰。
千吉年少。唯爾之賴。吾名爾爲賴藏。其被信任如此。
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歿。享年六十有四。葬于德
養禪軒之域。娶西岡氏。無子。養門生久富元洋爲嗣。
配以兄光江第三女。先生爲人敏達。不修邊幅。諄諄
誘掖後進。其學宗洛閩。又善詩及武技。最精拳法。嗚

鳳洲云。收繳全
文。毫不滲。

呼先生幼遭家難。孤苦零丁。從事農商。艱楚備嘗。一
且研究文武。卓然自立。爲藩校之師表。爲士者不當
如此乎。頃門人相議。欲建碑以傳不朽。來乞文於珍
休。乃次第其狀。係以銘曰。

文武濟美。遺德在人。貞珉雖泐。名則弗淪。
四屋穗峯曰。叙事簡明。行文有法。使人數讀不厭。
藍田曰。二川余舊友。得此文。性行事業。宛如目覩。
二川不朽矣。

鹿門曰。維新人才。佐賀藩占一等地。奇傑如斯人。
湮沒不著。聞佐賀藩人。忌末藩人才。如諫早亦然。

歟。

文廷華曰。簡潔老到。不蔓不支。所謂鑪火純青。功
深養到之候也。

濱田君千雄碑銘

濱田君千雄。高知縣人。本姓山中氏。出嗣濱田氏。天
資豪放。不拘小節。幼學鄉賢。年十七游東京。入原要
義塾。又入師範校。明治十七年七月卒業。爲札幌師
範學校教諭。明年八月。轉長崎縣兼小學督業。尋爲
長崎縣第一高等小學校長。能盡力教育。其訓導生

徒。極有法度。屢爲小學教員講習會講師。及小學職
員會長。言論懇到。聽者忘倦。二十七年七月。征清軍
起。君慨然航朝鮮。爲兵站司令部屬。會東學黨起兵
慶向道善山。襲我營。君挺進中丸而斃。實十月二十
九日也。先歿二日。寄書友人永瀨伊一曰。匪徒蜂起
韓南。欲襲兵站部。以截我後。么麼小賊。草薙禽獮。在
我掌中。將平定韓地。爲先鋒入北京。嗚呼。何其言之
壯也。而今爲永訣。悲夫。故舊生徒。醵金設法會於皓
臺寺。會者千三百人。可以見君督校務。薰陶有素矣。
諸子謀建碑以垂不朽。屬文於珍休。珍休嘗奉職長

中洲云。書辭寫
出如睹其辭氣。

崎縣與君爲同僚。義弗獲辭。作之銘曰。
豪放其性。勤苦其習。習與性成。身死名立。
瓊浦之灣。皓臺之丘。勒銘貞石。永傳千秋。
中洲曰。直叙人品。不借雕琢。蓋稱其人。

○田中信吾翁墓誌銘代緒方某

田中信吾翁歿之明年。故舊門人相謀建碑。以余知翁尤深。郵寄其狀。請銘。乃按狀叙之曰。翁諱溫。稱發次郎。後改信吾。號球外。加州小松人。本姓湯淺氏。考諱某。稱木堂。妣武部氏。翁其第二子也。出冒田中氏。

南岳云。氣概可想。

又云。亦一氣概。鳳洲云。一語真而切。

承謙齋翁後。幼而岐嶷好學。弱冠游大阪。師事家嚴洪庵先生。讀蘭書。講醫方。研精匪懈。舉爲塾長。居七年。業成而歸。金澤藩擢班醫員。尋進侍醫。慶應元年八月。任醫學教師。首建議曰。方今醫學。並立漢洋。萎蕪不振。宜新設醫塾與病院。招致良醫於外國。因陳泰西醫學情狀。言極適切。藩主納之。相地卯辰山。興醫。稱養生所。使翁督之。明治三年一月。徙於大手街。更稱醫學館。兼病院。四年一月。朝廷徵之。翁辭曰。効力於父母之邦。卽所以忠於朝廷也。再徵不就。聘致蘭醫須魯伊氏。翁與之協力。醫學大闡。及藩廢。規畫

齟齬。翁區處得宜，得致今日之盛者，其力居多焉。九年八月，任金澤醫學校長，兼金澤病院主務。未幾，轉富山病院長，兼醫學所教長。新起土木，大其規模，生徒益進，請治者醫至。十二年十月，復任金澤醫學校長，兼金澤病院長，聲譽益隆。會與當路者議不合，辭免。於是與同志謀，建尾山病院，自爲院長。北陸有私立病院，昉於此。翁於治術，積經驗，其因症施治，奏效如神。每有人訪病者，必曰：田中先生謂如何，其見信類如此。車駕北巡，至金澤，賜金褒之。前後爲金澤醫會長、醫事協同會長，効力醫學者，不可勝記。三十

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病歿，享年六十四，葬於小立野天德院，配清水氏。生一男三女。男曰千里，今爲大學生徒。女皆嫁人。翁容貌魁偉，美鬚髯，氣宇磊落，音吐如鐘，談論明晰。一座傾聽，師弟之間，重禮節。苟有過失，面折不假，改則止。人服其雅量，又好詩善書，要之翁志識雄邁，其事業一以氣貫之。云銘曰：

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翁於斯語，獨能得之。父母之邦，永賴其利。屹然穹碑，遺德不墜。鳳洲曰：一篇據狀敘去，至末著力描寫其人躍躍欲出。

南岳曰。以氣貫之之四字。描其人得真。而文亦以氣貫之。層遞束節。氣能爲軸。故一絲不紊也。

王黍園曰。次序井井。有條不紊。銘辭尤圓潤有致。

○○祭水戶烈士文

敦賀港西十餘町。一帶沙磧。青松鬱茂。號曰松原。有墳纍纍。立於丘阜之墟。此爲水戶藩士武田伯道以下三百餘人之墳。癸巳之夏。余發金澤。赴西京。道出敦賀。弔其墳。作文祭之。曰。嗚呼。王室式微。霸府顯權。因襲既久。世爲當然。獨水戶藩首唱大義。義烈二

藍田云。一段叙其心事處。委曲周到。

又云。余亦嘗過此。謁義士墳。彷徨悲憤。不能去。

公前後銳意氣節之士。忠盡之臣。陸續輩出。文武茲振。文元之際。國勢愈急。內訌外患。紛難收拾。伯道以下。同志之士。忠憤所激。決死奮起。讒間斯行。募兵來擊。奮力防戰。衆寡不敵。電掣雷奔。奮衝重圍。欲伏禁闕。以訴天威。乃取間道。跋涉山川。轉戰百里。所向無前。臘月初旬。大雪數尺。軍經木嶺。至新保驛。敵兵十萬扼之。崆峒糧殫力屈。偃兵出降。覩彼冥頑。不察義膽。斬首暴骸。豈不謂慘。或曰。此舉武則實武。爲義則未。子將何取。盲進無謀。猶蛾赴火。不可怨天。實自招禍。噫。是何言。舉世懷安。蒙耻偷生。莫顧國難。諸士

率先奉二公旨。勇邁敢爲。誰謂徒死。明治中興。忠臣
義士。雲蒸龍騰。立功濟美。肇之基者。非諸士誰。天定
勝人。果不我欺。桃李爲蹊。庶民手額。請官祀社。威靈
益赫。十有一年。車駕北巡。祭資特錫。永存厥禋。二
十五年。朝恩荐至。勅褒伯道。贈從四位。比彼姦邪。天
人所棄。一薰一蕕。天淵奚啻。古來忠烈。厥魂爲神。萬
世無替。以護九宸。敦賀之港。北海要津。脫有狡虜。掩
海而臻。翩然降天。披髮馳驅。叱咤風雲。以殲羶奴。然
則諸士。身雖死矣。忠慨之氣。千載不死。慙余餽生。掌
教北邦。躬化未行。曠職維懼。恭欽英風。茲陳懷抱。燕

又云極力描寫
有色有聲

辭一篇。以代蘋藻。庶幾來享。

成齋曰。一氣呵成。慷慨淋漓。三百餘人有生色。

鹿門曰。此全以氣勝者。文亦奕奕有生氣。使讀者
一唱不覺悚髮。

鳳洲曰。往復低回。感慨嗚咽。蓋從楚騷脫化來。令
讀者有峽猿三聲之想。

文廷華曰。表千古之忠。白一時之誣。酒漿一滴。哀
誄數行。使三百餘人有知。亦當含笑。

○祭白蛾新井先生文

學海云、顯微闡
幽、不是閑言語、

明治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六世孫新井董、以曩祖
白蛾新井先生百年忌辰、設祭典、後學村上珍休寅
告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儒林泰斗、博覽無儔、最邃
周易、顯微闡幽、解褐本藩、總督學職、開物成務、闔藩
矜式、施及鄰邦、曰能曰越、小子後生、束脩執謁、循循
誘掖、隨才成器、北方文物、蔚然漸熾、易學中興、孰著
先鞭、餘子碌碌、先生有焉、探策占物、巧發奇中、京房
康節、即爲伯仲、著書一出、行如流水、占筮恢張、實始
于此、潛心國典、旁證無遺、如秉靈著、解惑決疑、傍好
和歌、妙思淵激、名爲筮掩、不甚著稱、先生逝矣、星移

物換、閱世百年、遺澤弗斷、犀川之湄、野田之山、悠悠
靈魄、往來其間、休讀遺書、常欽高風、來此掌教、瞻仰
靡窮、爰遭忌辰、恭陳陋辭、以代蘋蘩、尙來格斯、

鳳洲曰、白蛾、邃易、人皆知之、其總督大藩學政、教
育人材之實、世往往不知之、此篇亦所謂顯微闡
幽者、

學海曰、敬仰之情、溢於言表、情禮兼至、致辭先哲
者、理當如是、

王黍園曰、四言體仿諸葩經、能以層次井然、言簡
意賅爲佳、

246
3
31

函峯文鈔

卷之中

函峯文鈔卷之中終

函峯文鈔

下

246
3
31

函峯文鈔卷之下

相摸 村上珍休季慶著

上文部大臣書

第四高等中學校教授村上珍休謹再拜上書井上

文部大臣閣下珍休側聞閣下以曠世之資博究內

外之書統轄學政未三年悉革舊弊斷行新制每一

令出天下翕然向之咸言閣下施設與故大臣森君

相應往年珍休嘗有所建議於森君謬蒙嘉獎今又

欽仰閣下賢明敢奉一書以陳鄙悃珍休賦性謏劣

少小讀書稍知道德之可重明治二年督學甲府徵

夔江云、一篇主
腦

典館。後轉職府縣師範校。在教職凡二十年。不才無能。唯增愧赧耳。承乏本校以來。日夜感激。黽勉從事。已三年于茲。本校今年二月。新築告竣。規模之壯。費舍之整。蓋冠于北陸。前月考試。拔數十人。新舊生徒。合四百有餘人。教育振興。人材輩出。可企而期也已。珍休竊謂。道德之萎。蕭不振。未有甚於今日者焉。復之之道如何而可。曰宜遵庚寅十一月。勅語。以發揮道德之教而已矣。珍休每朝講經典。兼演繹勅語。欲使生徒有所感激興起。而往往柄鑿不相入。退而自思。如珍休者。任非其人也。方今學術。經以歐米。

中洲云、工藝物理
法律、決不可
廢、然不善教善
學、則生此諸種
惡弊、

夔江云、說時弊
殊覺懇切、

緯以和漢。故教師之所教。生徒之所學。唯工藝物理。法律之爲重。夫工藝之術精。則功利之念厚。物理之說明。則忠恕之意薄。法律之論密。則好爭傷和。於是道德之教。有名而無實。且今之教師。老成者少。而少壯者多。往往弄口舌。不顧躬行。生徒亦驕傲輕薄。不知師長爲何物。道德爲何教。勅語爲何旨。嗚呼。爲之教師者。不亦難乎。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生者也。今日之弊正在此。然則道德之教。終不可復乎。曰何爲其然。西洋雖主功利。要之功利之原。亦由道德而生。況我邦有列聖相傳之大道。此勅

中洲云此段真是拔本塞源論唯憾不得其人耳

甕江云照應上文

語之所由而起。其道之行與否。在率之者何如耳。夫校長教師生徒之所矜式。宜以身任道德之重。古之善教者。必以身率之。自拜跪坐立出入飲食之節。至事君養親交友接賓之道。無一不爲之表率。使登學子弟觀感而化之。是以師貴而道行矣。語曰。據高而呼。聲不加疾。聞者遠。是也。果若此。則道德之教可復矣。教導之法可行矣。師弟之紛爭可止矣。聞閣下大憂道德破壞。人情偷薄。言必稱勅語。以獎勵師弟。珍休嚮奉職長崎縣。受囑知事編勅語述義。今又將大發揚之。以導生徒。德涼學淺。不能達其志。惴惴

焉是懼。伏惟閣下當代賢相。道德興廢所係。爲任至重。天下以森君之事業不遂。望之於閣下。是以珍休忘僭越之罪。狂言至此。閣下若察鄙意。取其可取。則幸甚。

川田甕江曰。娓娓八百餘言。布置井然。綱舉目張。頗見筆力。且夫教生徒以道德。校長教授。以身爲表率。固爲正論。然以愚見之。非獨校長教授躬行。示表率。文部大臣次官大學總長等。皆任其責。推而擴之。首相及諸大臣。亦分其責。我輩讀書講道者。亦分其責可也。

中洲曰。以滿腹慷慨。發平生持論。筆氣矯矯。主意一貫。有照應。有結束。吾兄近藝中推傑作。

王黍園曰。議論正大。氣象恢宏。洵有關名教。有裨世教。足以追步韓退之原道之篇。

○○答某生問讀書作文書

前日辱來訪。足下不以僕駑下。問以讀書作文之法。草卒未盡所欲言。茲陳所見。僕承乏教官。有年。雖未能盡其責。而於此二者。不爲全無所見也。其當與否。足下擇焉。方今我邦學制。以歐學爲經。以和漢爲緯。

不置重於漢文。故所課二三讀本。所習章句訓詁。其專修漢文者。亦不過講讀一二經書。其深旨精義。措而不問。雖由時勢使然。亦讀書不得其法也。近年百家之學。新鐫之書。日多一日。以國字解漢文者。不遑僂指。生徒以爲捷徑。競讀習之。此事似利而實害。如便而實否。徒務解一字一句。支離紛錯。非膚淺陋劣。則怪妄迂僻。要之一知半解。無益於爲學之本領也。故生徒於讀書。解得一字一句者有焉。未有讀得一章者。讀得一章者有焉。未有讀得一篇者。夫讀漢文。欲通其意義。不可不解其脈絡。達其肢節。故一切排

鹿門云。重疊說去。此韓柳手腕。

又云。言所欲言。毫無遺憾。

學海云言言深切周到此實歷經驗之語

又云讀書作文合爲一極得法度

鹿門云書生頂門鉅砭

斥國字譯解之書。徐把白文。反覆熟讀。參以本注。然後趣味自解。識見亦進。蓋讀書貴於熟與精。先須熟讀。使其言若出于己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出于己心。然後自能得其領悟。讀而不熟。則過目而輒忘。思而不精。則不中其肯綮。雖通讀百遍。無益也。若夫作文。須要多作。手熟筆慣。自得徑路。然多作而不精思。鍛鍊。則趣味索然。亦無足觀焉。讀書之貴於熟與精。作文之貴於多與練。二者不可偏廢也。今之生徒。多岐亡羊。讀書貪多。輕卒讀過。其於文不多作。作亦不精。思鍛鍊。唯以登第得狀爲念。如是而欲學之進業。

之成。難矣哉。足下好漢文。欲以爲立身之基。非今滔滔輩所能爲。大可喜也。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足下之可與言。不可不與言。如不以僕言爲非。更來商論。不宣。

成齋曰。示讀書作文之法。親切著明。不復可換。

鹿門曰。讀書作文。實不外于此。度與金針者。抑不知今日以下。從事於此。有其人乎。

又曰。余嘗拜中學教官。慨然以仿歐制大興教化。自任。首開局。撰教科書。吾兄管六小學之一。亦親同此事。未幾冗廢。此事畫餅。兄自此委身教職。二

十年兀兀有始有終。凡事不變其志。不改其職者。始克有成。慎終如始。是也。如僕作輟無常。行年七十無所成。讀兄此大作。不覺背汗。吾兄知此意。抑亦有故者。

文廷華曰。此先生自道讀書作文之甘苦也。率臆直抒。不規規於雕鑿。而應規入矩。動與古會。於韓柳論文諸書之外。別樹一幟。并傳不朽。

○壽雪岳太田先生七秩序

天下有足于壽而不足于富與德者。有足于富而不

鳳洲云一足總領

足于壽與德者。能兼此三者。吾於雪岳太田先生見之矣。先生加賀人。家世業醫。弱冠游大阪。學醫緒方洪庵。與其門下才俊村田藏六。橋本左內。大鳥圭介。交善。日夕磨勵。業大進。會米使來求盟約。海內囂然。先生蹶然赴江戶。從手塚律藏。專講和蘭兵書。與四方名士。上下議論。意氣甚壯。既而罹病歸。後將再游。嚴君不許。於是下帷。以濟生自任。乞治者盈門。聲譽大著。明治元年。本藩擢爲侍醫。尋爲金澤醫學館教師。徹藩後。仍掌館事。未幾。爲病院主務。兼醫學校長。閩縣以醫名者。率蒙先生薰陶云。二十六年。官賜藍

又云以下一
回顧小束

中洲云照應
又云重父命尤
孝之大者
鳳洲云一轉再
願稱贊一番再
甚佳甚

綬褒章表彰之。先生今齡升古稀。神識凝定。才氣完
全。讀書往往至夜分。平居無他嗜好。唯以詩文書畫
爲娛。時或嘯詠湖山。以侶漁樵。優游忘歸。此其所以
得壽也。其業盛行。精入歲多。邸宅宏敞。家道益裕。此
其所以得富也。且姓好施與。赴急濟患。寒士窮氓。偶
罹疾病。醫治不受資。其施德於人者亦多矣。古稱大
德必得其壽。必得其富。豈偶然哉。設使先生在輦轂
之下。與四方豪傑相馳逐。不知其孰先孰後。而先生
重嚴君之命。歸隱故山。以醫爲業。終始如一。能兼壽
富德三者。則其於境遇。與諸名士。其得失果何如也。

今茲壬寅十月。門人故舊相謀。開筵爲先生壽。余辱
交有年。乃進一言。以侑觴。

中洲曰。雪岳翁舊交藏六左內。皆罹奇禍。圭介甚
危。僅免。翁則安然享三福者。豈非孝道之報乎。

鳳洲曰。起首提三大綱。至後一一回應。末幅數層。
較量咏歎。收了之。

學海曰。行文紆餘曲折。蓋自歸震川來。

王黍園曰。持論堅卓。一氣貫注。此文足以壽世。

送第四高等學校卒業生序

學海云、警喻的
切、不廣泛、

非學之難。所以用其所學實難矣。爲士者其可不思乎。今茲癸卯七月。本校卒業諸子。將入東京大學。余餞之犀川酒樓。且告曰。余司教于此三年。爲諸子講經論文。昕夕相親。諸子今去入大學。其學益進。所謂學之難者。不足復言也。雖然卒大學業。則所謂用其所學之難者。將來譬如巨艦航海。所恃以踔萬里者。蒸氣也。失所以用之。則顛播傾覆。巨艦亦無以爲用也。凡人之才識。與年俱長。學問之成。方在三十以後。今世學者。往往馳才名於少年之時。一旦獲祿位。則意得志滿。矜伐自喜。觀其所爲。不過偷安目前。絕無

振作。豈非失所以用其所學者歟。方今內外多事。治化未洽。爲士者宜用其所學以襄國是。所謂窮不離道。達不失望者。正諸子之責也。余老矣。徒守教職。不能。用所學。深望諸子之用所學於世也。行矣。勉旃。余將刮目俟之。

鳳洲曰。一起先立根基。以下反復回應。是吾兄體用手法。

學海曰。文頗有英氣。可以鼓舞後生少年矣。

○送田中教授赴任臺灣序

鳳洲云、就地勢起筆、著者伏案

南岳云、難矣字骨子、

鳳洲云、以上層層折入、一跌呼下文、佳佳、

臺灣之爲地、四界環海、土沃產豐、今爲我西南重鎮、其俗慆悍、反服無常、以故朱明以來、未嘗有施畫一之政者、清國之置鎮於此也、凡百章程、悉仍舊貫、而蕃人知有鄭氏、不知有清主、及入我版圖、又知有清主、未知有天朝、而欲耳提面命、使其遽化、俗難矣、雖然賈生有云、天下嚮嚮、新主之資也、蕃人不沾教化也、尙矣、今戴聖明之天子、苟教育之法得宜、使蕃人皆得自新、則事半於古、而功倍之、然則王化之行不行、固係於教育得宜與否、任教育之責者、可不奮勵乎、吾友田中作陽、弱冠游東京、最邃於教育、嘗

奉職於長崎縣及東京府、所在有名、歲庚子九月、任臺灣語學校長、余在金澤、遠寄書索贈言、余謂作陽膺撰、有所成就、也可知矣、抑本島有學、以今日爲始、而作陽掌其教、其關係之大、責任之重、固非一縣一府之比也、苟厚培其根本、陶冶人材、則其於化俗、亦何難之有、果然不出數年、內足以富國、外足以防敵、於是西南重鎮、其實始副焉、豈啻得化俗之美哉、余又知其民政局長水野君、君嘗奉職於文部省、亦遷於教育者、作陽盍以余言質之、

星野豐城曰、南島經綸、因贈言出之、是非尋常送

南岳云、拈難字、鳳洲云、收應不

序。

南岳曰。事體不輕。故以化俗培根爲贈。極得體格。

、送野村助教。授游歐洲序。

宇內大勢一變。萬國比隣。往來如織。學生航歐洲者。不知幾數。蓋朝廷有所期於異日也。吾友加賀野村角山。夙入大學。修法學。擢爲助教授。今將奉命歷游獨佛二國。益究其學。余輩井蛙。復何言。竊欲進一言者。實有厚望於角山也。夫我朝維新以來。皆仿倣西洋諸學。而學生出游歐洲。業成而歸者。幾百人矣。未

見卓然出一機軸者。何也。率皆汎汎而往。揚揚而歸。徒銜博學。大言誇人。究其實所得。不過皮毛而已。烏能有爲。吾與角山交久矣。其爲人誠實篤厚。思深見遠。游其國。入其校。師其碩學。友其俊髦。含英而咀華。祛膚而存液。其所造詣。寧可量哉。荀子曰。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吾將於角山見之。果如是。庶幾不負朝廷之所期矣。余之所望於角山。不外于此。遂書以爲贈。

學海曰。踔厲駭發。意氣飛揚。文有長風萬里之勢。中洲曰。今日西遊諸生。祛膚存液者。果幾人。

○送大島師團長出征序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皇上發詔征俄。蓋責其背約也。越五月。第九師團將發。先發一日。珍休訪師團長大島君。君曰。孫子云。多算者勝。今我邦於俄。得算多也。未戰而勝敗已判矣。我得五勝。彼有五敗。試爲子論之。我師有名。仗義興兵。扶弱制強。以懲無道。彼傲慢自大。虎視眈眈。蠶食滿洲。將及朝鮮。兵出無名。一也。我民上下一和。忠勇無比。加以精練。彼國雖大。民族混淆。烏合不一。概貪頑無耻之徒。二也。我出兵於

鳳洲云。一轉一層。思慮深沈。將略可想。中洲云。以孫子起。以孫子結。言有關鍵。

滿洲。航海數日可達。彼取數千里於一條鐵路。其費倍蓰。三也。彼強占遼東。暴戾恣睢。民怨已深。我於清民。有恩無怨。樂於歡迎。四也。彼所占據。如浦鹽。如樺太。皆分兵防禦。且內亂屢起。我可專兵直攻。五也。是所以未戰而勝敗已判也。雖然。巨砲撼地。烟塵蔽空。決機於兩陣。制敵於萬里。顧在將畧何如耳。孫子云。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吾輩豈可不勉乎哉。珍休聞而壯之。退爲序。且爲之歌曰。

俄虜久欲吞韓清。吾皇赫怒茲治兵。東洋安危在此舉。何人不起敵愾情。憶起甲子征清役。王

師一擊如霹靂。滿洲父老仰威德。遼東山河歸版籍。當時俄虜敢來妨。籍名平和逞非望。將軍忠勇少儔匹。懸軍復入舊戰場。砲聲動天天亦裂。鐵壁金城悉蕩滅。期君他日奏凱還。燕然大碑勤功烈。中洲曰。序文專叙師團長言。不交已議論。以歌述已希望。極爲得體之文。

鳳洲曰。作法學送李愿序。而全變面貌。所以爲佳。省軒曰。決勝於千里。將校之賢也。傳功於百世。翰墨之俊也。

王黍園曰。按切時勢。議論確鑿。不同空談。

○石川縣農蠶記

石川縣置農蠶於能州羽咋郡燧谷。乙未夏。余浴於和倉溫泉。歸途過此。遂得縱觀焉。按。明治八年。創設本蠶於金澤柿木島。十八年四月。始移於此。稱石川縣農蠶。雖結構樸素。而規模頗宏。蠶外四周皆山。蒼翠重疊。環列如屏。其間土壤寬敞。眺望豁如。所謂串田野是也。地總計十萬二千六百步。以七萬二百二十八步爲實驗場。以二萬四千三百七十六步爲山林。有蠶舍。有寄宿房。有養蠶室。有脫穀舍。以及馬牛

羽咋云。大得地形之宜。

鳳洲云引典確切

又云說入時事處切實可喜

羽峯云諺曰著甲冑而飢渴可不戒哉

雞豚之圈莫不具備其學規分爲三科曰農曰獸醫曰養蠶以聽生徒自擇各有教師督課之余來游適當暑假生徒四散不得詳觀其教授之方是爲可憾耳夫我邦瑞穗開國以農爲本歷世帝王諄諄垂訓詳載史冊維新以後取法泰西於是大學置農科地方農學以札幌爲第一本農亞之方今征清王師凱旋廟謨釐革百度振作將張大海陸二軍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欲彊兵必先足食欲足食必先重農此農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農長松平君篤實長者教師皆得其人督課有方生徒日進使諸縣

中洲云孔語有効於三千年後矣

聞之皆將有興起者焉于嗟諸縣興起於農學海內食足則兵亦將足方今海外覬覦我者未絕則王師之外征豈止清國乎哉乙未暑月相摸村上珍休記

鳳洲曰農業之振不振關於邦家之盛衰綦大此篇蓋三致意矣

豐城曰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此篇能見其大處

學海曰言質而義高非尋常迂儒所及
羽峯曰是大關於世教文非徒作也

中洲曰。堯授人時。舜曰。食哉惟時。箕子八政。食居一。武王重食喪祭。孔曰。足食。孟曰。有恒產。古來聖賢。莫不以農爲本。而秦漢以後。空論理而不務實。無講其學者。反爲後進西國所先。可不慨歎哉。此篇以農爲本之論。涉古今東西。莫不皆然。世之空論家。頂門好一針。

○至誠堂記

明治戊戌冬十二月。小松親王巡視北地。臨第四高等學校。書至誠二字以賜。因揭之講堂。名曰至誠堂。

校長北條時敬。使珍休記之。學校者倫理之所由立。教化之所由出。故不可不先講進德之道。進德之道。莫大於至誠。至誠者表裏透徹。無一毫不實之謂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至誠無息。人能至誠不已。則所謂與天合其德者。其庶幾乎。親王之書以賜校長。校長取以名堂。蓋將使諸生一登斯堂。顧名思義。外誠其身。內誠其心。并推之於天下國家。則進德希聖之功。胥在是焉。明治壬寅十月。教授村上珍休謹記。

成齋曰。語簡而意該。

鳳洲云。末局雙收。法度秩然。

南岳曰。堂堂之事。以簡潔之文寫去。精采烜赫。照映昔人。
文廷華曰。名言層出。精蘊曲包。揭之學堂。洵足矜式多士。

○白山松記

丙申之夏。余登白山。拔頂上稚松携歸。栽之磁盆。高僅五六寸。幹凡五株。葉皆五鬣。蓋一松毳墜地而群生者。五閱歲。高倍蓰。幹枝佶曲。蒼髯鬱然。有龍驤虎騰之勢。置之几上。朝夕撫玩。曰。是吾良友也。夫人之

鳳洲云。一句呼出下文。

梅山云。層累而下。文勢敏捷。

資於友。取彼所餘。而補己不足也。余性狷隘。動與世違。有能若此松之屈曲與物無忤者乎。立志制行。有能若此松之勁幹挺立者乎。苦節自持。有能若此松之冒霜雪而不變者乎。直己俟命。有能若此松之安小盆而不欲爲棟梁者乎。余皆無有也。豈不愧此松乎。雖然。余兩鬢半白。氣力未衰。自今以往。盤根錯節。勉而不懈。則庶幾不負此良友也。乃名其松曰白山。記以自警。

鳳洲曰。文雖小。有凌大空之概。亦是盆松之類。
鹿門曰。自老泉木假山而來。

梅山曰。白香山有北窓三友。猶覺多事。君則以一
盆松爲友。得益多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

○保真堂

保真堂者。長君克堂讀書之所也。請余爲記。余曰。克
堂以保真名其堂。蓋取諸屈原高舉以保真之語也。
然此爲避世者之所希。而克堂身列華胄。奉養之美。
服玩之好。固足以充其所欲。與屈子所謂超然高舉
者。似不相合也。噫。嘻。余知之矣。夫士君子立身行己。
大之死生安危。行藏出處。小之起居食息。寤寐屈伸。

中洲云。確證。

又云。讀書如此。
何書不益於己。

無一不當守其真。真則誠。誠則無僞。約之可以保身。
保家。推之可以保國。余聞克堂之曩祖武健君。從高
倉王唱義。驍勇絕倫。雖就縛。神色自若。抗辯不屈。其
真誠忠勇。夙蓄於心。故能不爲死生成敗所惑。今克
堂以祖先勳績。榮膺寵爵。當繼繼繩繩。紹承祖德。其
所以保身家及國者。皆在此。彼屈子時當離亂。因以
高舉爲保真。若克堂時。遭遇明時。宜以有爲爲保真
也。是其所以名堂也。歟。書以問之。明治辛丑臘月。屬
稿於白山松軒。

省軒曰。推弘保真之義。至保家國。學人操筆頭頭

是道。

羽峯曰。敷演縱橫。筆路不窮。

、、、篠原古墟記

余少時讀史。至忠臣烈士。就義捐生之事。未嘗不廢卷而泣焉。壯歲游四方。每聞古戰蹟。必跋涉山谷。披榛莽。踐蒙茸。往探不憚其勞。懷古之情。不能自禁。或發爲歌詩。或錄爲游記。壬辰八月。余以教官來金澤。每有來見者。先問以古戰蹟。咸曰。篠原乎。十月二十二日。以中尾中川二生爲導。取路西南。官道八里。抵

鳳洲云。余亦有此癖。

又云。一篇以二生爲貫線。

學海云。漸入蔗境。

又云。叙法蒼古。惻惻動人。

中洲云。春秋無義戰。此善於彼者。

小松宿。翌晨西行。到須天。右折入側徑。左見今江瀉。經田畝丘陵。行三里。一路沙磧。穉松雜生。蟲咽枯草。不問而知爲古戰場。穿林數十步。有茅屍數戶。此爲篠原。壽永二年五月。平維盛與源義仲戰。齋藤實盛奮鬪死之。二生指一處曰。此實盛墳也。高六尺餘。老松龍蟠虎踞。偃蓋蔭地。蓋七百年外物。西南數百步。有小丘。曰手塚山。手塚光盛刃實盛處。其下小池。洗頭髮者。左顧柴山瀉。淒風襲人。低回不能去。謂二生曰。保平間。世教敗壞。倫常埽地。殆無完節。稍強人意者。獨有實盛耳。實盛初事源爲義。有武功。義朝亡後。

去屬平氏。去就之間。有未滿人意者。然當時義朝爲賊。平氏勤王。實盛知大義。故去屬之。此役年七十有三。涅鬚髮以快一死。此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者之所爲也。史稱實盛臨發。請宗盛曰。越前臣鄉。古云。衣錦歸鄉。願得衣錦袍以爲榮。壯哉其言。宜兒童走卒。至今稱之不已也。乃復前路。達小松。詣多田八幡祠。請祠官觀實盛盜義仲祝文。反覆閱覽。祝文蓋後人擬作。然數百年前物。盜腐蝕生鏽。古色蒼然。額鏤菊章。所謂鋏形兜是也。白川源公曾收集古十種中。遂與二生談源平戰爭。不覺移晷。乃倩車還家。記示二

學海云。挿此數句。文亦有古色。

生。

學海曰。是不過弔古文字。寓微意末段處。低徊不盡。似自歐陽公王彥章畫像記得來。

中洲曰。空論不若實見。余亦有此癖。況率學生探之乎。其有益於教授大矣。

王黍園曰。起段筆勢崢嶸。英氣奕奕。入後悲壯淋漓。如見其人。而議論亦得其平。

、栗殼壑古城記

戊戌之秋。余養痾於深谷溫泉。會河原格堂來自西

京曰。距此東北四里許。有古戰場。所謂栗殼壑也。蓋一游以鼓舞文氣。余曰善。七日。與格堂早發。出村左折。村徑透邇。至今町。直道抵津幡。右轉過杉瀨。地勢漸高。屈竹橋。道岐爲二。右舊道。左新道。就舊道。草棘蒙徑。曲折而登。峯廻巒繞。如列屏障。田圃高低。參錯其下。過山森村。路左有小丘。曰龍峯。爲古城址。亭午達栗殼村。傭導者。謁手向神社。出社東行稍進。爲加越分界。又行數十步。曰猿馬場。左右臨谷。若馬脊然。其南一山。曰源氏峯。極爲形勝之地。下山。歷長阪石阪。左見矢立礪波諸山。至埴生村。有八幡祠。廟祝延

余。觀源義仲禱捷文。字體古樸可觀。復來路。偃僂而陟。流汗淋漓。頗覺疲憊。薄暮投社司家。別燈談古。夜半就寢。八日昧爽。隨導者復至猿馬場。相傳平維盛大舉北下。與源義仲戰。敗于此。史曰。義仲進陣黑阪。維盛陣猿馬場。所謂黑阪。卽昨所過長阪。又曰。義仲乘夜襲擊敵軍擾亂。爭赴南壑。死者一萬八千餘。導者曰。源氏峯。本平軍所據。爲源軍所破。故曰源氏峯。史所稱南壑。今呼爲地獄谷。每天陰。往往聞鬼哭聲。余謂維盛恃險。唯備東面。義仲自東麓而進。分諸將。出敵之腹背。掩擊。鏖戰。得奇勝。猿馬場地形狹隘。不

容大軍導者言近是。惜國史缺如。余顧格堂曰。子來時不過近江乎。義仲乘勝以席卷之勢入京師。恃功猖獗。粟津一敗而亡。是亦自蹈覆轍者。乃復舊路。自村中右折。山谷崎嶇。登降數百步。至九折。是爲北麓。聞鐵路竣工。往觀隧道。長四百間。險甚。開鑿之艱可知也。栗殼古爲北陸第一險。今則汽車相通。亦時勢之一變也。取新道里餘。抵竹橋。晡時倩車還深谷。一浴醫疲。格堂曰。此游所過山險。登降甚苦。恐不足以鼓舞先生之文氣。余笑曰。憑弔古跡。忘病在體。不可無記。乃屬稿于深谷浴樓。

鳳洲曰。一游記可以備史家參考。并觀今昔形勢之變。

○禁酒說

天下之人。亡身喪家。莫大於飲酒之禍焉。其使人志衰氣惰者。使人功隳業廢者。使人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使人弛備忘患。而陷於罪者。皆飲酒之故也。宜矣。書之酒誥。詩之賓筵。禮之警誡。古來垂訓。不一而足。至劉伶之酒德頌。王績之醉鄉記。以飲酒爲達人高致。其人有托而言。然而君子不取也。余性嗜酒。或

鳳洲云。起筆如風雨驟至。

挑燈對卷。或探花訪柳。或與名士論時事。或聘歌妓。鬪管絃。三十年未嘗一日廢杯杓。一旦以病禁之。已三年。病爲瘡。或得延十年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余年正六十。非曰能之。然自今幸得免飲酒之禍。則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歟。遂作此說。用自警。并以警世。

鳳洲曰。歷敘飲酒禍。言言痛切。讀者皆服。余亦禁酒已五年。爾來覺身益健。神益爽也。

王黍園曰。古者邴原憂其廢業。范泰惕以傷生。高允爲敗德。今得君此說。殆亦與古爲徒。

讀梧陰存稿

客冬十二月。門生某來示故文部大臣井上公梧陰存稿。嗚呼。公遭遇中興。奮起一書生。終列大臣。其總學政。功績顯著。世自有定論。此稿載和漢文四十一篇。固一小冊子耳。碧海柴氏有言曰。傳後之文。不要多。畢生得三十篇足矣。唐孫樵韓柳之亞。其所自定。不過三十五篇。公文亦類此。和文則俗而不雜。雅而不陳。明暢平易。法極整嚴。格極謹密。敘事實直。議論正確。視之白石之富贍。鳩巢之精覈。則異曲同工。別

鳳洲云。平易明暢。格法謹嚴。今日國文宜以此爲主。

出機軸。足以爲國文之軌範矣。漢文則結構布置。一字不苟。議論精到。識見超拔。輒近儒家有此文字。而無此卓識。其世道論。孟軻論。則不拾前人牙慧。是爲梧陰先生之獨見也。要之。公文皆憂國至誠。自肺肝中流出。非以文求名者所能企及。安子順曰。讀孔明出師表。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珍休亦曰。讀此稿。不感憤者。其人必不誠。嗚呼亦盛矣。

學海曰。余嘗識梧陰其人。敏才長於政事。其文必適於用。可知也。

王黍園曰。精神團結。格局渾成。稱頌非誣。引徵有

徵。有大醇無小疵也。

○先考臺山府君碑

先考諱珍壽。號臺山。村上氏。相摸小田原人。祖考諱秀賢。祖妣西村氏。先考其長子。世爲修驗。稱玉瀧坊。隸聖護院派。統關東道徒。家道中衰。先考慨然。專心化導。家道復隆。常好文士。使諸子就學焉。安政甲寅七月二十日病歿。享年五十五。葬于宅後先壠之次。先妣田代氏。生四男。長珍榮。次繁彌。次孝三郎。季卽珍休也。珍休比十歲。讀日本外史。至東國道士。歲詣

中洲云。吾兄之學。基于此。

又云。外史誤譯我邦修驗爲道。

士支那道士宗
老子教者也
又云余始知吾
兄祖先有功於
我武道久矣豈
可不表章之乎
哉

大峯者。過界浦。見鳥銃于市。持歸獻之。氏綱。關東之
有鳥銃。從此始。先考曰。道士卽我十四世祖。賴慶法
印是也。當時稱杉之坊。北條氏乃命改玉瀧坊。蓋邦
俗稱彈丸。謂玉也。因戒珍休曰。爲子孫者。宜修武若
文。無忝乃祖。時珍休雖幼。銘之心。未幾。先考見背。先
妣訓誘。使珍休成其志。游學四方。釋褐本藩。今仕朝
爲教官。辱位勳之榮。庶幾不負先考遺訓歟。今茲七
月二十日。先考五十年忌辰。珍休賜暇。歸鄉展先墓。
墓石止誌。捐館歲月。因與姪匡恒議。建碑于湯本早
雲寺。追敘平生大畧。以示後裔。明治三十六年癸卯

七月。不肖男珍休謹撰。

成齋曰。鳥銃一段記實事。以及祖孫相承之故。妙
甚。

鹿門曰。小田原鳥銃傳來。不特尊家名譽。可以補
史傳之逸。揭此事。列序文武先訓。惻然動人。此自
歐公先隴碑而來者。

鳳洲曰。立意源於歐文。用筆則異其趣。所以爲佳。
中洲曰。余亦幼喪父。由母訓成遺志。屆其五十年
忌辰。建碑墓側。刻其由。距今二十餘年。讀此篇感
歎殊深。

王黍園曰簡潔無華。詳明得實。至性所發。自成至文。

○大久保神社碑

小田原城。西負函嶺。層巒疊嶂。如列屏障。南面相豆海。東北平遠。連八州之野。昔者北條氏開霸業於此。雄視關東。真天下之形勝也。天正十八年。我藩祖大久保忠世公。自遠州二股城移居焉。更加修繕。相傳十四世。明治中興。廢藩置縣。忠良公納城池遷東京。城郭樓櫓。盡皆廢毀。二十三年。忠禮公請官購城墟。

鳳洲云。就地勢起筆。一篇得勢。省軒云。起得堂堂。

成齋云。天正十八年下。加北條氏滅德川氏。領關東諸國。十二字何如。鳳洲云。仍舊似可。

成齋云。追叙有法。

中洲云。拾收全局。毫髮無遺。

士民胥議。就牙城址建祠。祀忠世公。尋官收其地。建皇女離宮。乃移祠於城址西小峯。地倚爽塏。下設競馬場。繞以梅林。劃為公園。謹按。忠世公世隸德川氏。大小百餘戰。與榊原井伊諸氏。以名將稱。豐太閤之圍。小田原也。召見公曰。汝德川氏股肱。他日宜守此城。公之封于小田原。實基於此。云。忠隣公遭讒流竄。口無怨言。且慮暴幕府過。不敢請。宜矣。慶流子孫。忠朝公復故加封。忠真公歷職閣老。輔翼幕政。恩遇殊渥。顯揚祖先之美。其經十餘世之久。掌函關鎖鑰。遺風餘烈。凜然永存。非貽謀之臧。烏能如是乎哉。方今

海內政令一途莫不浴王化焉。而舊藩士民追思二百年之遺澤深恩。捐貲助役。不日竣工。請官爲縣社。蒸嘗匪懈。乃欲建碑記所由來。以示永遠。徵余文。因敘概畧如此。明治三十七年八月。舊臣村上珍休謹撰。

省軒曰。莊重稱題。

成齋曰。前評盡之。余特標其警策云。

中洲曰。簡明能盡形勝及大久保氏顛末。

鳳洲曰。揭舊藩主功業著明者。不泛不濫。簡括得要。作者苦心可想。

文廷華曰。首詳形勢。繼述遺澤流風。結末歸到建祠。層次井井。簡括詳明。語無枝葉。

○陸軍大佐從五位蘆澤君墓碣銘

君諱正勝。氏蘆澤。號囂囂齋。考諱貞勝。妣則武氏。君其第二子也。出嗣叔父八十二後。仕篠山藩主青山氏。明治八年。入士官學校。修工兵科學成。任陸軍少尉。補熊本鎮臺小隊長。十八年。進大尉。未幾。補中隊長。二十七八年之役。屬混成旅團。航仁川。戰于平壤。鴨綠江。復轉戰于岫巖。鳳凰城。陞少佐。敘功五級。賜

學海云一篇精
采煥發處

金鵝勳章三十年補第九大隊長進中佐陞從五位
敍勳四等賜瑞寶章三十七年二月日露啓變六月
大島中將率第九師團而發君以所部屬之八月二
十一日大舉攻旅順三道竝進旅順控海環山山皆
築砲臺綿亘數里防禦頗嚴我師團從中道向盤龍
山敵發機關砲彈丸雨下我軍不利於是整兵復攻
君命部下匍匐而進逼敵壘急投爆藥毀其機關砲
縱兵突擊遂拔東西砲臺而飛丸貫脅斃年四十九
實二十二日也此役用爆藥破鐵網以奏功皆出君
計畫云勅進大佐敍功四級賜金鵝勳章及年金五

中洲云武人有
文辭功名更香

又云晚節果香
好結尾

百圓敍勳三等授旭日中綬章特旨給遺族以金四
千圓君爲人大顯方面眼光射人膽力雄邁不爲勢
怵事期必成而不居其功人服雅量幼好讀書受漢
學於大野木處旁嗜詩臨發有詩裏屍馬革平生願
去向滿洲亦快哉舉酒我歌君且聽古來征戰幾人
回果如其言平居公退灌園最愛菊園培數十種花
時延客賞之每誦韓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句平生
所養可知也今茲乙巳二月孺人有賀氏理後事移
居東京葬遺骨于青山塋域子男三人曰克己曰健
曰繁女四人余辱交有年碑銘之請弗可辭乃爲之

銘曰。

維彼旅順。恃險固守。君麾貔貅。奮決勝負。
彈丸雨注。喪我干城。盤龍山下。永留驍名。
皇城之西。青山之陲。爰卜幽宅。以護
皇基。

鳳洲曰。描寫詳悉。使勇士風丰。躍躍於楮表。

省軒曰。維文維武。寫出儒將本領。奕奕然有生氣。
中洲曰。敘事詳明。足不朽其戰功。昨秋來余爲戰
亡者。艸碑文。不下數十篇。匆忙不暇寢食。人嘲其
多勞。因賦詩解之曰。多多何謝操觚需。盡報國家

拋此軀。揮淚幾篇艸銘誌。不諛斯墓爲誰諛。兄以
爲如何。幸賜笑正。

、陸軍大尉大田君碑銘

余既記廣中中佐碑陰。今銘大尉大田君墓。豈無愴
然於懷乎。君諱貞夫。世爲加賀藩士。父名信道。母奧
山氏。明治二十八年。入中央幼年學校。三十一年爲
士官候補生。屬第七聯隊。三十三年。任少尉。爲聯隊
旗手。尋進中尉。敘從七位。三十七年二月。俄役起。補
第三大隊副官。大隊長。卽廣中中佐也。七月。我軍向

旅順。君轉戰于安子嶺徐家屯。皆有功。八月二十一日。蓐食潛發。攻盤龍山。敵據要害。銃礮交發。我軍諸隊不得相援。君謂大隊長曰。勝敗之機在此。率所部踴躍突擊。銃丸洞頭而斃。時年二十六。進大尉。敘功五級。授金鷄勳章。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君幼穎悟。好讀書。頭角嶄然。眉目清秀。接人和易。而有確乎不可拔之節。廣中大隊長深愛之。故悼君死。殊甚。繼亦斃。十一月。葬遺骸於城南立像寺。從先隴也。君之高祖父錦城先生。學問淵博。尤長經術。世爲儒宗。君則以武揚家聲。一死報國。先生當含笑於地下矣。頃

者信道君來請銘。余素慕先生學者。義不可辭。乃次第其言。并及之。銘曰。

奕奕神采。與櫻花散。王事靡盬。一死報本。
名門不虛。果出烈士。文武雖異。家聲復起。
金城之南。爰築夜臺。蒸嘗維厚。魂兮歸來。
省軒曰。名門出名士。得名士之筆以傳。

陸軍中尉山岸君碑銘

昔者屋島役。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中箭而死。自古稱之。今得見之於中尉山岸君矣。明治三十七年七

鳳洲云。祖孫文武。至銘詞。一括之作。法完密。

鳳洲云壯烈之
狀宛然在目

月君從征俄役。航柳樹屯。向旅順。九月十日。從大島中將。至某地觀戰。會烟霧冥濛。彈丸雨下。君謂中將曰。將軍任重。請暫避之。獨留執雙眼鏡。視敵狀。忽炮彈洞頭而斃。中將撫屍慟哭久之。一軍感泣。君所手雙眼鏡。遂經天覽。藏于振天府云。嗚呼。君死不唯比美嗣信。至其忠勇上達。天聽榮譽。果爲何如哉。君通稱一雄。氏山岸。加州金澤人。父名尊具。母山岸氏。三十一年。應試爲士官候補生。屬第三聯隊。三十二年。入陸軍士官學校。卒業爲見習士官。尋任少尉。敘正八位。中罷復起。爲少尉。此役以功進中尉。敘功

五級。授金鵝勳章。敘勳六等。授旭日單光章。君容貌俊爽。精悍之氣溢于眉宇。暇輒讀書。欲入陸軍大學。不果。歿年二十六。未娶。十一月二十四日。禮葬遺骨於大乘寺先塋。頃者介人請文於余。乃敘其梗概。且係以銘曰。

昔有嗣信。今有一雄。其忠其勇。殆將無同。彈丸雨下。將軍方危。獨進當敵。死固所期。肉飛骨摧。千秋流馨。欲知厥烈。請徵此銘。學海曰。文有氣力。敘戰死處。極見精采。

○○登白山記

白山距金澤南十九里。爲我北陸第一名山。余來此有年。常欲登覽。未果。今茲丙申七月。例賜暇。一日見石川澹堂。澹堂白山官司也。談及其勝。游意頓動。會風雨復止。既而得澹堂書。以決行矣。乃拉上田生。八月廿八日黎明。發金澤。取路野町。抵野野市。左折過田畝間。曉霧始散。心目豁如。食頃抵鶴來。有一川自北來。曰手取川。發源白山。土人云。前日風雨暴至。決堤防。浸屋舍。拔木毀道。滿目慘然。南折抵白山村。左轉詣白山神社。社祀菊理媛命。爲白山本祠。祠背爲

月惜山。老樹蒼鬱。使人一望悚然起敬。此祠舊在舟岡山。文明十二年遷于此。復來路。又南行。鶴來以南。層嶂重巒。夾手取川。起伏如屏障。自鶴來迄此五里。平時通車馬。水患後。山崩橋墮。頗苦經涉。渡尾添有橋。曰濁清。下流合湯谷川。爲手取川。行數十步。路傍有碑。右牛首。左中宮。乃取右路。溪山漸迫。大木拔。巨石顛。皆風雨所致。歷女原。攀崖降谷。奔流激石。勢甚澎湃。渡假橋。抵五味島。民舍破壞。隴畝化沙。積無復蹊路。僅覓入迹而行。歷深瀨。薄暮投桑島。山氣淒然。夜無蚊。

學海云、奇事可
記、

廿九日早發。殘月懸山。曉露滴衣。陟降里餘。抵牛首。爲一大村落。往往見屋數層者。蓋冬季大雪。爲雪所埋。由上層出入云。過林西寺。觀阿彌陀及十一面觀音銅像。皆白山所置。中興初。白山爲神祠。故移於此。又有僧泰澄像。泰澄越前淺水人。養老三年。禱白山比咩神社。與其徒。冒險阻。踏積雪。始達絕頂。爲古來登山之先導。故置其像。以表功也。出寺南行。益險。誤入絕谷。復來路。問樵父。超懸崖。如是數次。抵赤石。渡飛橋。疲甚。少憩。願上田生曰。所歷險阻如是。白山可知也。過午達市瀨。以溫泉著。夏日來浴者甚多。是爲

白山西麓。余介澹堂書。投山田館。試浴。肢體舒暢。疲困若遺。謀登山。館主曰。路有二。曰東路。曰南路。東路四里半而易。南路六里半而險。余曰。取其近而易者。歸路反之。將以明晨登。雇人爲導。就寢。夜覺頓熱。不能交睫。

三十日黎明早起。密雲覆山。少頃雨至。意沮。一浴閱地圖。以待雨歇。入夜雨甚。東南風起。山鳴谷震。屋宇動搖。猶坐船。上田生曰。此行具歷險阻。痛已甚。復遇暴風雨。恐不得登覽。余曰。此風盡夜而止。則明日必晴。三更果止。

風洲云、雨中情
况、叙得如見、

又云其喜可知

又云以下極力
叙寫令讀者爲
親歷之想

學海云好句法

三十一日。煙雲四塞。唯聞雨聲和泉聲。余以病禁酒。旅况殊寂。天冥卽寢。二更起開戶。雨歇雲解。星斗爛然。余狂喜。喚起上田。生日。白山在我目睫。生驚起。爲之躍然。

九月一日。天氣澄霽。四山如浴。飯浴畢。從導者而出。過華表。登石磴。行數十步。有阪曰階子。險如其名。偃僕而躋。柳谷川自北來。環流東麓。阪盡。峩峻。右轉左回。徑益隘。右顧望別山。巍立于群峯之上。雙檜夾徑。圍七抱。高可十仞。有祠址。曰檜宿。登十町。抵指尾。踞石小憩。左見一條素練穿雲而下。稱千丈瀑。徑益險。

一峰盡。一嶺又來。不遑應接。三大石當路。曰胎內。巒匍匐而過。路窮。又見一巖窟。名曰剃髮。相傳泰澄剃髮于此。陟降數十町。得平原。曰慶松臺。有板屋。曰慶松室堂。越前人慶松造之。以便賽客。登別當阪。見不動瀑。瀉下如垂水晶簾。路傍灌木叢生。絕無喬木。徑右大巖。曰仙人巖。有一躍騰空之勢。降入谷底。更登數十步。有池曰殿池。一掬醫渴。抵花圃。奇花異草。青紅如畫。殊爲佳觀。愈登愈險。左右皆絕谷。中間通一線路。如馬鬣。曰立髮。是爲最險處。過五色濱。登數十步。得平原。廣袤凡十町。曰彌陀原。豐草如氈。暉映殘

鳳洲云。導者一
語奇偉。

雪仰而登。是爲五葉阪。五葉松夾徑。匍匐繁茂。不知
幾千株。宛如庭園。過午達室臺。卽室堂所在。堂廣可
容數十人。會有登山者數人。下憩于此。余啓行厨充
饑。衆皆辭去。二人向別山去。余謂導者曰。渠輩得及
日達家否。導者曰。山民疾步如猿猴。不知險阻。歇良
久。登峻阪。凡八町。達御前。是爲最高峯。有祠祀白山
比咩。余一拜。題其扉。曰。明治二十九年九月。相摸村
上珍休。加賀上田。柱雄。登山拜祠。北距八町。有大汝
嶽。祀大已貴命。南距三里半。有別山。祀大山祇命。并
三祠。曰。白山奧宮。御前絕頂稍坦。絕無草木。其後斷

壑萬仞。俯瞰使人震慄。東北諸州高山。雲煙靉靄。不
可指數。祠側置測候臺。臺下有石室。技師所居。其上
有一大巖。巨石重疊。形如倉庫。曰寶庫。其背隔谷。巖
石屹立。沙礫被之。不可攀登。曰劔峯。左右有池。凡四
翠池最大。窈然沈碧。其深莫測。大汝嶽形如覆盆。盤
旋而登。足躡沙礫。隨步崩墜。礚礚有聲。纔達其頂。有
祠。祠左平濶。西南望加越能三州。悉聚眼下。忽有白
雲蓬然鬱興。須臾彌漫。成銀世界。群峯露尖。最爲奇
觀。瞻望良久。乃降。右轉出千歲谷。積雪凍合。千歲不
消。所以得名也。其融釋而往者。涓涓成流。卽湯谷川

又云高山真景。

又云借守堂者
言說山脈并論
文法是爲異於
尋常游記

學海云白山雷
鳥耳之久矣今
始得聞其實

發源處也。命導者掬雪塊餐之。寒冽沁齒。四顧燒石
礫。蓋噴火之跡。還室堂日既晡。晚風料峭。就爐燒
松枝。再開行厨。守堂者能諳地理。曰。白山脈自越中
來。一赴加賀。一走越前。白山爲最高過接處。余曰。善。
作文亦然。不知過脈之所在。則不能作大篇文字也。
偃臥爐上。且語且睡。夜半數起。候天浮雲如奔。月色
朦朧。慮明日復陰。

二日黎明。霧消雲散。促導者登御前觀。出日及阪。見
雷鳥飛松石之間。形似鳩。毛有雉斑文。見人不驚人。
亦靈之。不敢捕。伊藤東涯柴栗山作雷鳥記。考證雖

鳳洲云此行壯
觀此爲第一
學海云快絕快
絕

詳難得要領。百聞不如一見。果信既達絕頂。寒氣凜
冽。不可堪。少焉大陽露出一峯上。如赤瑪瑙盤。圓光
閃爍。變爲金色。大呼稱快。東南則美濃金華山。飛
驛槍岳。乘鞍岳。信濃御嶽。駒岳。皆競高爭峻。而御嶽
形最雄。東北則越中立山。儼然突出。氣壓萬峯。如與
白山爭伯仲者。其餘群峯若蹲若奔。若拜揖者。詭狀
不一。極爲偉觀。回踵還室堂。傳餐將發。導者曰。別山
徑甚險。不如回原路。余曰。昨既有向彼而去者。余雖
老。豈可落人後耶。且余再游難期。不可以危險中止
也。乃取路犀川原。阪曰御前。窾石嚙足。棘針鉤衣。鼓

鳳洲云奇境如
畫
學海云妙

氣窘步漸聞泉鳴脚底意頗安降數百步始達谷底有泉清駛曰龍川掬飲清冽發源山姥谷爲柳谷川之源左視龍馬場陟降數十步峻阪當前曰油阪仰視雲際纔通一線蟻附而登頂踵相接十步一息至稍夷處左則懸壑千仞飛驒白川繞崖而流如拖銀線俯視兩脚戰慄踰小屏風大屏風二阪板葛捫蘿轉折而上別山雖在目峻不能輒躋暴風雨後山崩崖圻殆難著趾輕跳疾步若一失足卽成粉壘晌午達別山祠後高處爲別山絕頂距御前大汝三里餘別爲一山故名藉草而坐東望飛信諸嶺西瞰越前

又云點明

山海白雲盡處一碧如線卽爲九頭龍川御前絕頂爲飛信高嶺所礙不得望富嶽獨此處得遙望會御嶽左右白雲蓬勃一闔一開導者曰雲散則嶽可望矣須臾彌漫終不得見甚恨之旣而笑曰闕陷世界何求圓滿時又見雷鳥此鳥不得常見而余再遇何幸也曲折而下十町許達別山室堂食畢顧導者曰危險勝所聞前途三里其險何如導者曰險尙甚然亦爲絕勝余笑曰愈妙蓋大言自遣耳乃跡導者下御前阪及柵阪土滑石搖無緣駐足下阪六七分比之登時疲更倍旣出三峯側左有一徑是爲自越前

又云精細

鳳洲云導者往
往發奇言其行
步亦甚奇而上
之筆亦復奇

登山之道。右轉。蛇行數百步。得阪。曰。縱阪。縱樹掩天。仰不見暉影。如在井底。愈下愈險。樹根與石角參差。如鋸齒。先安左脚。而後進右脚。注全身精力於雙脚。以降。至畜生谷。溪水沒脛。石滑不受脚。纔渡暫歇。自此達山麓。一里而近。至此。兩脚顫動。不能一步。顧導者曰。借汝力。導者諾。背負而行。袁子才登黃山。附導者背。自笑曰。羸老乃復作襍襪兒耶。今余亦然。為一噓。導者脚健。右支左撐。衝突急走。捷如獠猿。自覺此身已羽化。下前阪。是為山麓。渡別山谷。登降數十町。渡柳谷川。過晡達市瀨。館主迎賀。余曰。登山何用賀。

學海云讀至此
心麻骨顫余屢
為冒險游山其
免此慘真僥倖
者

鳳洲云文亦回
顧有趣

館主曰。昨有二客同登。歸途向別山。誤而失足墮谷。一死。一幸免。何得不賀。余聞之大驚。顧上田生曰。昨見於室堂者是也。巖墻之戒。豈可不思乎。一澡就飯。將寢。謂天候不常。與館主議歸途。曰。取路牛首。或恐雨後橋墮。不若取路越前向勝山。雖遠無虞。三日詰旦。倩導者而發。過柳橋。濟三谷川。一徑沿川。余前憊未愈。舉趾浸遲。小原嶺當前。鼓勇而躋。鳥道磬折。喉間成聲。汗流浹背。三憩始達絕頂。是為加越界。北望白山。排雲巍立。如依依送人者。導者見余艱步。扶携以降。抵佐和盛。喫午飯。山腰有佐和盛鑛山。

規模頗壯。經小原村。兩驟至。蹀躞而行。暮至勝山宿。聞平泉寺距此一里而近。平泉寺嘗管白山祀者。欲明晨過觀。

四日味爽。以疲甚不果。雇車而發。渡九頭龍川。堤壞田流。一目荒寥。近午抵丸岡。自此熟路。歷大聖寺。抵小松。迂路過湊。呼船而渡。即手取川之末流也。小松以北。水害最甚。至家則尾山鐘聲已報初更。此行所歷至險。艱楚備至。聊記實況。以示澹堂。澹堂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不有斯勞。烏得斯文。

鹿門曰。余游北陸兩次。望白山磅薄天半。未不魂

學海云。好結法。

馳層嶺上。今緇雄編笑曰。白山已歸吾兄掌握之中。固不煩僕輩載筆。

學海曰。直記所遭。不假粉飾。鬚眉盡見。所謂有名山助者。

鳳洲曰。以澹堂終始。中間處處回應。末尾不多費筆。結了此長編。可謂老手。

王黍園曰。繪景則陸離奇怪。如畫如圖。記程則峻險紆迴。可驚可駭。令人一讀恍如身在煙霞絕壑中。其筆情亦氣脈貫通。如絲牽繩聯。是非大手筆不辨。

○能登紀行

加越能。以海山之勝著。而能爲最焉。去夏游和倉。恨未遍探。今茲丙申。暑假在家。阪本生來。談及其勝。生能人。曰。不日歸省。請爲先生東道。余大喜。乃移檄促二三子。

七月十四日雨。拂曉雇車發金澤。至森本本村。東方始白。左望河北。瀉於水煙模糊中。抵津幡。雨歇。自宇野氣。右折里餘。過高松。抵二屋。此爲加能界。東南山脈蜿蜒如走蛇。其突起爲寶達山。抵敷波。岐爲二道。

鹿門云。該舟於濟者。

右七尾。左外浦。取左而進。右見邑知瀉。較河北瀉稍小。午牌抵羽咋。有川曰羽咋川。卽邑知瀉之委流。行一里。抵一宮。右折詣氣多神社。崇神朝所創建。歷朝崇祀。勅陞神位。發使奉幣。事見于史。今爲國幣中社。祠宇古朴。叢樹邃蔚。使人肅然起敬。出樓門。右折。復本道。歷柴垣。遙望外海。心目豁然。西北見浮圖臺。出林梢。是爲瀧谷妙成寺。卽蓮派巨刹。過瀧谷。右轉。陂陀迤邐。無復可觀。車上小眠。屢驚屢睡。未牌投高濱。藤井生至。生步故後。飯畢。閱地圖。議前程。初更就禱。十五日雨。早發渡神代川。行半里。抵安部屋。向島

突出海中。凡三町餘。褰裳以涉。島安天妃祠背岩石盤錯。波浪澎湃。響如萬雷。復來路。經百浦。赤住諸村。抵福浦。此爲外浦。一要港。帆檣林立。灣口置燈臺。時雨歇。風起。藤井生日。自此迄富來。二里餘。風景尤勝。從陸不如從海。乃就漁戶買舟。舟子曰。風逆。余笑曰。不能進。則中退。亦可。舟出港口。風惡。波暴。舟颺如葉。西則瀛海。萬里。水光與天相涵。東望海岸。詭岩怪嶼。布置錯落。其最高者爲鷹巢岩。峭立數十丈。亂松駢植。其北有巖門。島裂爲二。豁如門闕。波平時。可舟過。其中。東北峭厓。築堅。一白曳練。曰不動瀑。瀑中有不

風洲云。奇勝歷歷。如展一幅橫披。

動石像。故名。更進見水簾懸。是爲牛下瀑。一島拔海面。疊疊危立。猶五輪塔。爲塔島。其東北斗出一岩。爲機具岩。以形似名。已牌達富來。舍舟登岸。憩旗亭。舟中眺觀極奇。唯風濤搖撼。不得徐賞。爲可憾耳。東北行數百步。右望鷹爪山。屹立于群峯之上。至大福寺。路傍有華表。爲山麓。前行則畦窮而山。山窮而溪。陟降里餘。抵深谷。盤迴而登。喘汗頗窘。一轉稍夷。藉草吹煙。下瞰劔地。海岸繚繞成灣。蒼波激澗。風帆島嶼。點綴布置。極饒畫致。東下數十步。抵劔地。從此所在鹽場。白沙沒鞋。瑟瑟作聲。渡饒石川。歷黑島道。下諸

鹿門云。僕再游
在探總持寺諸
高僧勝迹。不幸
罹火。竟自和倉
反轍。至今憾憾。

鳳洲云。客中一
佳趣。

鹿門云。所謂警
策是也。

學海云。儒佛不
同揆。彼我各有
所宜。不必爲置。

村。西牌達門前村。投宿總持寺。後醍醐天皇賜曹
洞一派。本山綸旨。法堂西面。棟桷巍峩。彫鏤精工。右
爲佛殿。爲僧堂。左曰紫雲臺。曰祥雲閣。前有二門。一
爲勅使門。繞以長廊。規模宏潤。極莊嚴。此寺與越前
永平寺。同爲我邦禪宗本山。一僧延余祥雲閣。瀹茶
以供。更進淨膳。老樹鬱葱。時聞老鶯。初更臥聞檐滴
如琴筑。幽絕不可言。眠覺聞擊柝戒禪定。喚起藤井
生。盥嗽入僧堂。觀參禪。又入法堂。坐聽誦經。僧凡四
十人。有怠且倦者。一僧把朴筥背。法規之嚴。可知也。
朝粥畢。煤仙禪師延余燕室。靜談禪旨。不覺移晷。余

辯
梅山云。告門生
不可無此一段。

顧藤井生日。禪之本旨。其要在頓悟。而參空斷色想。
絕煩惱。空諸所有。我道易知易行。非若彼廢倫常。斷
酒肉。難知難入。而奉我道者。身多不修。亦何故也。生
亦慨然。

十六日晴。辰牌辭寺。自門前村。東行數百步。入山谷
間。泥濘沒履。步行甚艱。過二又別所諸村。登梨樹阪。
降爲平野。未牌抵穴水。投逆旅。此爲內浦一埠頭。往
昔長氏累世治此。今猶有城址。阪本生來迎。生家距
此南二里。曰曾福。車行。生兄某出迎大喜。家固素封。
藏古今書畫數十幅。間有可觀者。割鮮置酒。使人忘

鳳洲云奇觀奇

道路之苦。

十七日陰。主人懇留。余以前途遠辭。辰牌發車。行至鵜島。汽船自七尾航。宇出津。必經此。已牌。氣船至。乃搭乘。迅走如飛。島嶼出沒。目幾欲眩。過大口峽。烟波渺茫。見鯨背出沒于波間。左揖武連二子山。以其酷肖蓮嶽。一曰小富士。右望越中立山。巍然屹立。諸山排列其下。亦一壯觀也。未牌。達宇出津。此爲七尾以北一要港。船舶出入。海產甚豐。自此舟達小木。舟小客衆。交膝而坐。雨忽至。無篷可避。渾身沾濡。舟子操櫂甚力。一客呼曰。已至矣。放眸見一山橫亘海濱。曰

御船山。左轉則小木港。投旅舍。時已晡。藤井生日。明日陰晴不可知。蓋直觀九十九灣。雨中游觀。不亦奇乎。乃買舟沿御簾山而進。其東斗出曰日和山。與越阪城端對峙。爲海門。中間三町餘。灣之勝。始于此。左轉入灣。風波不生。一碧拖藍。沿右岸而前。曲岸回渚。犬牙出入。自平入奇。猶見走馬燈。然名稱極多。盡處曰釜中。反舟沿左岸而進。轉櫂登岸。曰橫引。左側有石坑。歷級而降。點滴淋漓。廣如四五間屋。仰見岩石。豁豁勢欲傾墜。有數工夫鑿石。石淺黑色。質極鬆疎。而能耐火。可以資倉材。出坑就舟。過椎木山麓。迂回

學海云精細可

甌島左轉入灣。窅然成洞窟。不一。最廣者曰舟隱。往昔海賊奪公租。匿於此。云進至吹上。左見茅屋數戶。曰一瀨。西北岡巒綿亘。一峯峭立。為吹上山。舟子曰。從此登。全灣之勝。悉集眼中。余欲上岸。舟子曰。今雨矣。不可。乃右轉入淺野浦。見赭山。曰釜剝。以形似名。過春日。島腰入二釜。沙濱皆鹽田。復前路。右轉。一島當前。曰蓬萊島。周圍三町餘。高數丈。綠樹翠蔓。蒙絡搖綴。求徑而登。有天妃祠。時天已昏。雨猶不止。雲煙黯澹。灣之勝。渺不可辨。余曰。物忌太顯。不若含蓄。有餘致。降而回舟。左見越阪。浦澈成灣。東為城端。有古

又云。又妙。

鹿門云。知這裡
甘苦之語。
梅山云。藤生遊
中受教亦多。余
年少隨拙堂翁
游名勝之地。常
如此。

城址故名。灣之勝盡於此矣。出灣。風波頓惡。舟子鼓勇盪舟。暮薄還旅舍。呼酒自勞。謂藤井生曰。此灣曲折極多。一曲奇於一曲。惜規模狹隘。而浦澈之奇。島嶼之秀。位置錯落。皆得其宜。使游者不覺其狹隘。作文亦然。凡文無曲折。豈堪讀乎。雨奇如此。晴好可知。明日晴。則當復探。陶然就寢。
十八日風雨。不克如願。乃決歸計。辰牌發。阪路羊腸。一陟一降。南望內浦。頗慰心目。抵間脇。雨漸息。過羽根。左轉降一阪。為田浦。已牌抵宇出津。欲買舟。風逆不發。陸路沿海岸。風益猛。海上不見一帆。此間沙斥。

煮鹽為業。得一驛。曰鵝川。有川。冒驛名。申牌抵前波宿。茅屋隘陋。不能交睫。頗覺無聊。

梅山云。曉景之奇。

十九日晴。早發。就渡船。朝暾映波。水烟消散。遠近島渚。出奇呈勝。過大口峽。達向田。向田在能登島北灣。島周圍十八里。幅員方二里。訪青山氏。住在向田阪本氏親戚。先問島中諸勝。主人曰。從此東南里餘四塚村。為最高處。可以眺四方。他皆望一方。不為完勝。供酒食。此島古出駿馬。源賴朝所賜。佐々木高綱駿馬池月。此地所產也。今猶有牧場。曰牧山。本村某社。藏賴朝所下證狀云。午牌出觀。主人為導。阪路盤折。披荊

又云。有此數句。文生光彩。

又云。夕景之奇。

棘而登。達頂上。東北祖父浦。沙灣回環。直連矛緩目。東南日出島。與鵜浦岬對。缺處即小口峽。烟帆數點。隱見其間。西南屏風崎。斗出灣中。與石崎和倉相對。喚之欲鷹。七尾在灣正南。人烟稠密。屋瓦鱗次。其東南山嶽連亘。尤高者為石動山。藤井生絕。叫曰。連日所歷。恐無此勝。余曰。然。南下里餘。抵佐波小憩。乃別主人。就舟。蒼波如鑑。白鷗浮沈。島嵐山靄。掩映夕暉。如行圖畫中。申牒達七尾。此為北陸大港。船舶輻湊。百貨滙聚。四方商賈所集。頃官擬開為商港。汽車四湊。他日之盛。亞五港可知也。迂路過國府。訪木下氏。

阪本生亦來。酣酌暢談。爲余舉近古地蹟。余亦乘醉論時事。不知爲何語。

二十日陰。辰牌侍導而發。將觀城山。經田腔間。登山。過長阪及七曲。草棘蒙徑。愈登愈險。或俯或昂。過靴脫場。有清泉。一掬醫渴。鼓勇而進。城堞遺迹儼存。三面山嶽拱列。下臨七尾灣。洵爲天險。昔畠山氏據此八世。歷年百八十。爲北陸名族。一朝爲上杉謙信所奪。余顧藤井生曰。謙信攻戰如神。當時橫槊賦詩。何其意氣之豪也。然自今觀之。英雄豎子。同是一夢。指顧形勝。徘徊久之。雨至。疾行抵古屋敷。謝導者。右折

學海云。與前明
相好景相映成
趣

過田腔間。抵七尾。雇車就歸途。過二宮。抵御祖。時見林樾鬱然。爲大入杵尊墓。西牌抵高畠宿。

二十一日雨。早發過飯山。志雄諸驛。抵敷波。雨漸歇。從此前日所過。午牌抵宇野。氣雇車抵津幡。雨又至。過哺歸寓。此游海陸。道程九十里。爲日凡八。入學試考期逼。亦不能遍究。猶爲遺憾。然勝景如此。不忍徒付諸雲煙。聊援筆作此記。

鹿門曰。北陸勝地。家持詠之以和歌。千載之後。吾村上兄一一紀之以文。余爲名山勝水。賀得此兩知已。

神鬼不交之虞之禍見之于四記雖
新之初漢學風靡之際猶如以道自任
原本經術友為文章不注正之卑若以
古先居後之為之於彼亦置管窺
而及之矣至本又之及昔不贊否方今
吾國由西日本巨強彰之志於物
柱之正偏重洋學必不免福日亦明也
初學之弊安所引如先生者而強結之
乎大清國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薛
心文志學實父頌



余自丁丑春始客東瀛昌文涓之會
獲交毅堂山長山長不日余不文時出近
著相與論樵山長為東都宿儒學識淵
深文材超卓其為文力追昌黎子厚之
間門下有高弟二人神波即山昌詩名村
上函峰昌文名余所欽慕者久之今茲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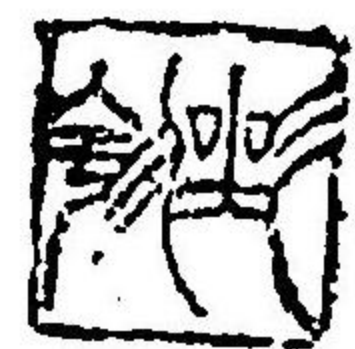
已秋仲余客游加州適函峰司教在加得
呂重晤一日函峯來訪出示函峰文鈔曰近
將付梓乞為跋後余就而讀之覺其製局
必嚴立言必正凡所持論要皆有益時事
有關名教上足詮發前賢名理下足啟迪
後學躬脩即探勝繪情之篇亦富有敦

品勸學之旨故能不事粉飾而氣自清華
不假鋪張而論自堅卓其精到處直欲追
步山長洵不負師門之真傳者矣山長去世
既久即山岳早作故余今又得與函峰尊酒
論文感慨之餘差堪稍慰耳乃為之歷叙
交契之忱附書卷末以誌仰企

國文

光緒乙巳小春月下澣

湖東彭園老人王治本撰并書



明治四拾年拾貳月一日印刷

明治四拾年 月六日發行

著者 村上 珍 休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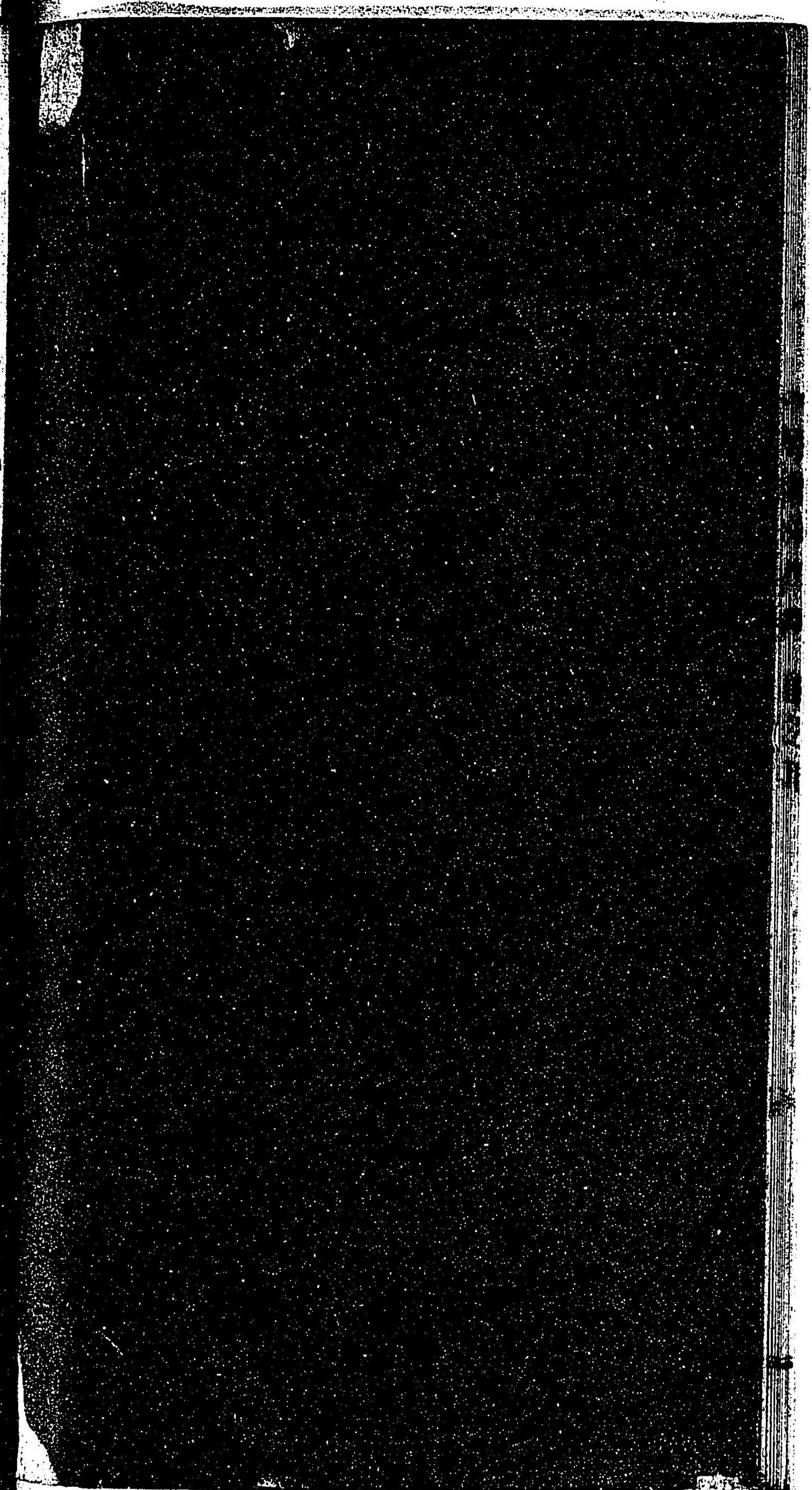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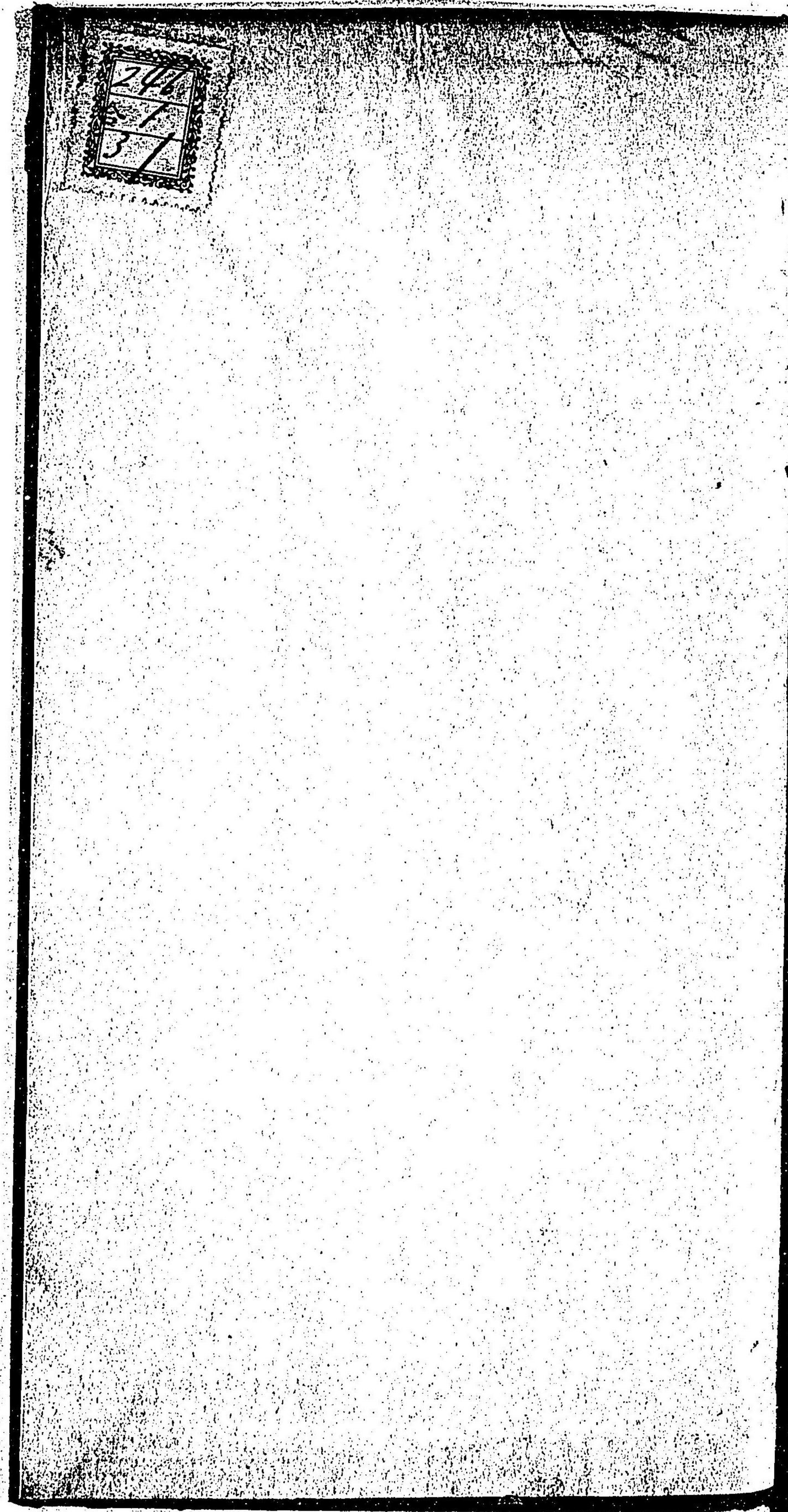
吉川 弘 文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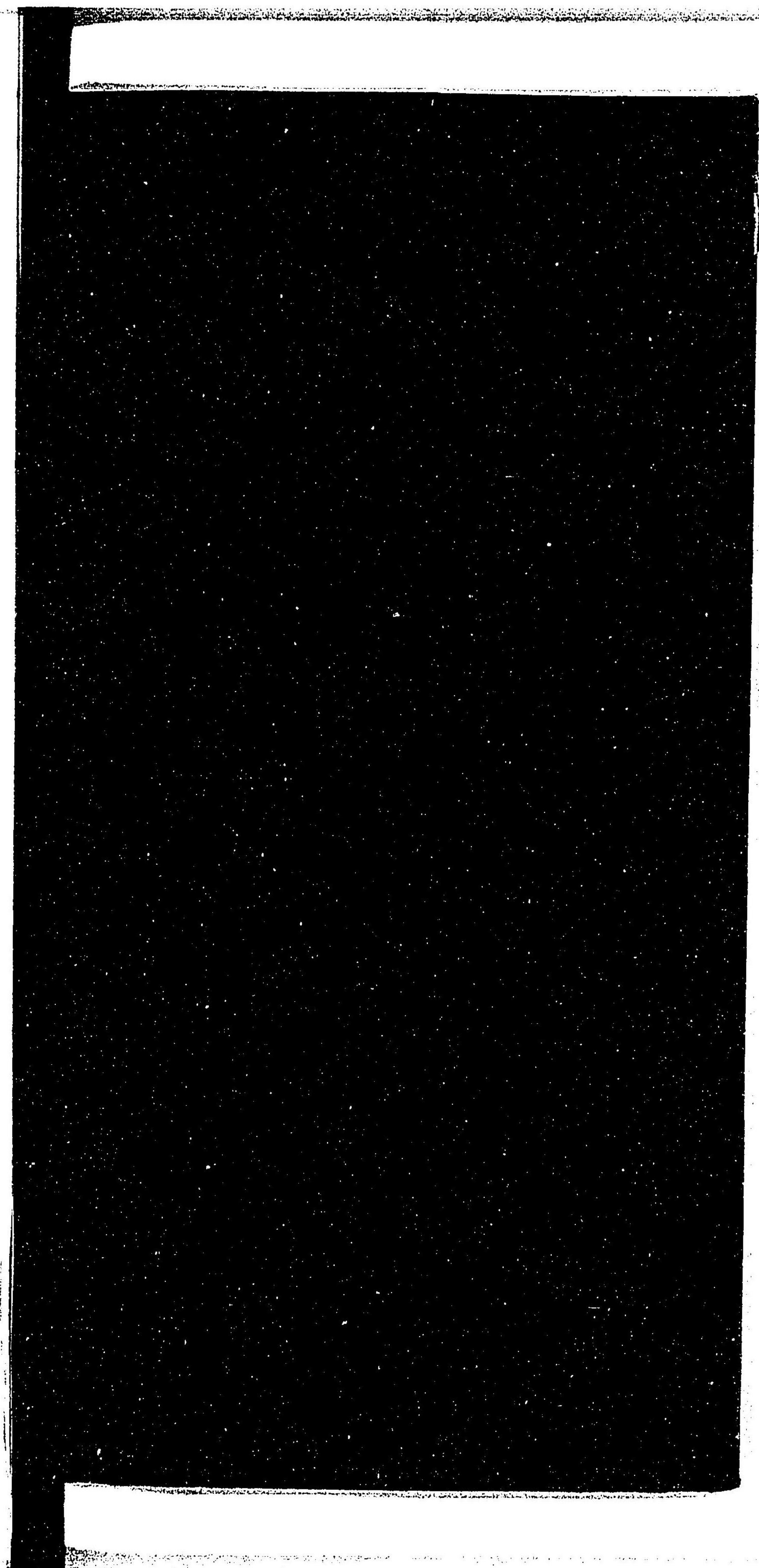
代表者 吉川 半 七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印刷所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

246
3
31





246
31

099352-000-6

246-31

函峯文鈔

村上 珍休/著

M41

DBV-1809

